

战地记者讲故事

寻找先锋特质

■ 邓东睿



插图：唐建平

我这次的采访对象名为“先锋”。其实，“先锋”不单指一个人，而是指一个连队——被中央军委授予“导弹发射先锋连”荣誉称号的连队。

受领采访任务时，一位新闻前辈对我提的要求是“一定要写好，也一定能写好”。原因在于我军校毕业后便被分配到这个连队，它的历史与现在发生的故事，我都再熟悉不过。在以往和前辈的多次交流中，我总爱提起在这个连队当排长时的“砺剑”故事。

然而，恰恰因为对这个连队的熟悉，我害怕自己采访时会“不识庐山真面目”，找不到好的新闻点，从而辜负了那些“最可爱的人”以及和他们并肩而战的青葱岁月。

在一个烈日炙烤的下午，我赶到第一个采访点——综合训练场。此刻，“先锋连”正与另一个发射连展开一场“精气神对抗”：通过武装越野、扛圆木、过水沟等连贯课目，让官兵在极限体能挑战中，培育一往无前的先锋气质、砺剑气概。

官兵挥汗如雨，临近终点时迸发出一声声嘶吼。一同前来采访的记者们为之动容，纷纷拿出相机定格这些画面。然而，我的心里却冒出另一个声音：这不是我要寻找的先锋特质。

在这座军营成长起来的我深知，部队组建以来，导弹训练场上的稳准严细、战术训练场上的敢闯敢拼，这些品质深深刻进了一代代“先锋连”官兵的灵魂和血脉中。可如果这些

就是先锋特质，火箭军部队的其他发射连队不是都能谓之“先锋”？就好比此刻，与“先锋连”竞争的另一个发射连的官兵，不也正扛着连旗奋勇向前？

随后我走进连队的荣誉室，再次凝望着那面“导弹发射先锋连”荣誉旗帜，期待能在追寻历史中找到答案。在一本厚厚的连史相册中，我翻到一张老连长梅旭在导弹发射架下进行操作的照片。这让我想起一段往事。

那年，全旅组织“营营竞赛、架架排序”群众性练兵比武，要在各发射营、连间角逐出“十大金牌发射架”。赛前一个月，老连长带领骨干凭借实训经验拿出了一套导弹交接转载快速定位法。大家都信心百倍，有这套训法在手，“先锋连”必定稳操胜券。

让人意外的是，比武前夕，老连长却主动将这套训法无条件地与其他连队分享。“连长，这样我们可能会输的。”一些战士对此表示不理解。“‘先锋连’永远不会输，”老连长斩钉截铁地说，“作为‘先锋连’的一员，我们不能只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要有为全旅整体战斗力着想的胸怀和担当。”

后来，连队官兵没有辜负老连长的期望，凭借努力在比武中拔得头筹。其他发射分队也在这套训法上潜心研究，多项战斗力指标创破连队纪录。再后来，我随连队驾驭战车开赴

大漠戈壁，执行发射任务。

导弹顺利发射的那一天，我和连长进行了一番深入的交谈。也是从那一刻，我读懂了他内心对“先锋连”倾注的深厚感情。

连长指着蓝天上那一条条导弹划过的“白云弹道”说，“先锋连”是火箭军连级单位中发射导弹数量最多的，也是创破纪录最多的，但我们要知道，导弹不可能都由“先锋连”来发射。过去我们追求的那些“先锋特质”，在今天、在未来都要有新的定义。我认为我们所追求的，不是在这支队伍里永远“一枝独秀”，而是通过努力和付出，在创新训法战法、突破战斗力建设瓶颈上下功夫，成为“一花引领百花齐开”“一剑引领百剑腾飞”式的领跑者……

连长的话像炉膛里迸出的火星，一粒一粒飞溅在我的心上。仰望天空，我知道，连长不仅给我讲述了他心中的先锋特质，更希望作为导弹排长的我，能继承和发扬这份先锋特质……

想到这里，自豪之情在我心头澎湃。随着往事一幕幕浮现，我寻找的先锋特质也有了答案。我坚信，随着“先锋连”官兵的成长、部队的建设发展，使命任务的变化，这份先锋特质还将与时俱进，也许它就蕴含在他们常说的那句话中——当那一天来临，如果有一个连队去参赛，我希望是“先锋连”；如果有一枚导弹要发射，我希望由我的发射架来发射……



记者心语：在连队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故事感动着，一股炽热的情感不知不觉在笔尖流淌。

军营纪事

绿色营盘，铁血荣光

每逢随舰出海，我总喜欢站在舰艇甲板，看螺旋桨搅起的白浪，像佛腾了似的翻滚。它们向远处奔流，像是要在深蓝色的海面凿出一条河流。即便白浪渐渐平复，直至痕迹全无，仍令人感觉那只是表层的平静，而内里依旧起伏翻涌。

8月的一天，由于任务，我再次踏上了军舰甲板。这是一艘船坞登陆舰——海军长白山舰。甫一出港，随着发动机转速增大，军舰航速陡然提高，舰艇的白浪即刻欢腾起来。我轻轻赞叹着，长白山舰双车双桨，留下的航迹自然比其他小型舰只更加雄厚、宽阔和悠长。

巧的是，副舰长是我上军校时的同学。虽然我们毕业后未曾谋面，可再见面时仍感到同窗情深。登舰之前，他便主动联系我，向我介绍了长白山舰的基本情况。登舰后，我常常在他值更时来到驾驶室，看他坐在指挥员专属的高脚椅上观海况、下口令。

15年间，他早已从军校学员变成万吨巨舰的指挥员。可在我的印象中，他仍旧是那个肩扛“一道杠”的懵懂少年，他的变化之大出乎我的意料。在聊天中我得知，他曾在多型军舰任职，还在支队机关当过作训参谋，履历不可谓不丰富。我不断尝试“脑补”他这些年在不同岗位任职的场景，才让他作为巨舰指挥员的样子在我脑海里鲜活起来。

夜航期间，我来到他的住舱。门开着，灯却暗着，我猜他此时正当更，便来到驾驶室“探班”。夜航期间灯火管制，驾驶室一片漆黑，我听到他下达了“向左5度”的口令。操舵兵刚应答完回令，他就在黑暗里叫出了我的名字，“到这边来坐”。

航迹

■ 高密

我的眼睛还没适应黑暗环境，什么也看不见，而他却仅凭一个身影就能精准地辨认出我。我诧异地想，这是4年朝夕相处之后的熟悉，还是作为舰艇领导的责任感，让他对每一名“舰员”都高度关注？

在长白山舰右舷的通道里，挂着一幅特殊的世界地图。地图由手绘而成，以红点标注着它所抵达过的港口，港口之间以各色线条相连，构成一幅纵横交错、五彩斑斓、辐射辽阔的画面。

他告诉我，除了到访过这些遍布世界各地的港口外，他们还常年穿梭于我国漫长海岸线上的各个军港，完成日常

一座军垦丰碑

■ 杨立新

黑泥涂抹伤口，继续干下去。这些经历过战火硝烟依旧铁骨铮铮的汉子，把心血和汗水播洒在了小李庄这片土地上。

玛纳斯河东岸的土地因干旱而板结，垦荒官兵就用镢头、铁锹刨开，用“二牛抬杠”的土犁翻地，将延安时期开发南泥湾的精神在这里发扬光大，当年就突击开荒9000多亩。第二年春天，官兵在这一带播种6000多亩，种植了玉米、高粱、棉花、黄豆、瓜菜等。

梦想渐渐照进现实，奋斗结出了硕果。农垦第10师在小李庄相继发展了工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畜牧业和园林业，成立了工程建筑大队、被服厂、面粉加工厂、供销合作社、学校、机械厂、砖厂、医院、银行储蓄所等20多个单位。当时，县城到小李庄只有一条长15公里的土路，军垦部队将其全线拓宽并铺上砂石，之后从师部到各连队的公路也陆续通车。

为了改善这里的自然环境，部队在营区内外植树造林，各条街道两旁、小李庄四周全部种上了树，有白蜡、榆树、枫树、新疆杨、钻天杨、榆树等。官兵还从伊犁买来苹果、葡萄和蜜桃等苗木，种起一大片果园。几年后，这里的树木长得高大挺拔，各条街道绿荫掩映。小李庄置身于一片绿色的海洋中。当地百姓吹着最绿的风，尝着最甜的果，赞叹之余无不感谢官兵靠奋斗捧出了千顷绿洲。

随着第一台柴油发电机从乌鲁木齐市运来，小李庄的夜晚逐渐繁华热闹起来。俱乐部、办公楼、学校等建筑灯火通明，方圆几十公里的百姓都赶来观看游戏。渐渐地，百姓们习惯了到这里买东西、存钱、寄信、医病……小李庄成为戈壁滩上一颗闪闪发光的明珠。

1954年春，中央代表团来到小李庄慰问农垦第10师官兵。该师的十几名老红军、老八路穿上新军装，满面笑容地站在队伍的最前面，欢迎中央慰问团的

红色之旅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秋天融入了奔腾的玛纳斯河，让这片广袤的土地呈现出累累的丰硕。在这条河的东岸，有一处闻名遐迩的苏式建筑群。斑驳的墙面承载着岁月的侵蚀，书写在建筑上的字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边疆，保卫祖国”，诠释着这里经历的峥嵘岁月。

曾几何时，这里的滚滚春潮激荡着奋斗的波浪，在北疆大地唱响豪迈的恋歌。它就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名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国防教育基地——小李庄。

新中国成立前，小李庄是新疆绥来县（今玛纳斯）兰州湾乡的一个普通小村庄。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布了《军委关于1950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根据指示，王震（时任新疆军区代司令员）立即向驻新疆部队下达大力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命令。踏勘荒地、荒滩、筹划垦荒造田、建设军垦农场等工作随之展开。

1952年4月，军垦农场最终选址在距玛纳斯县城西北15公里的小李庄一带。次年春，新疆军区抽调700多名官兵在小李庄组建起农垦部队，不久改番号为人民解放军农垦第10师，师部就设在小李庄。

当时，玛纳斯河东侧河滩沼泽遍布、芦苇丛生，被当地百姓称为苇湖。官兵踏入没膝深的沼泽，挥镰割砍粗如手指的芦苇，再成捆地背出去。收割芦苇，不仅为盖房、搭建地窝子提供了材料，也腾出了更多耕地用作生产。为了防止蚊虫叮咬，在进入苇湖前，战士们在脸部、脖颈、胳膊上涂抹上一层厚厚的泥浆。手臂和腿时常被芦苇茬划伤，战士们就用

训练任务。“不是在航行就是在备航。”他说完这句话，在驾驶室值更的其他舰员都安静下来，只剩电台频道里偶尔冒出的几声民船呼叫。

“一转眼15年了。”我发出感慨，他没有接话。随即，雷达兵报告了出现在军舰左舷的一艘渔船的方位和速度。“昨天开海，渔船多，还好我们提前调整计划，避开了东边海域的那一大波渔船。”他刚说完，航海长的报告声就从海图室传来：“报告舰长，航迹向217。”他不假思索地下达口令：“把定，两进四。”

凭借着记忆中有限的舰艇操纵知识，我判断出他决定加速从渔船前方通过，显然他已在心里计算出本舰与对方的会遇时间。他迅疾的反应速度和胸有成竹的预判，让我再一次对他肃然起敬。

经过几天几夜连续航行，我们抵达了三亚。在军港码头，我相继见到几名在舰艇部队工作10多年的老同学。时光毫不客气地在他们的脸颊、额头和两鬓留下了印迹。他们常年住在舰上，以舰为家，以海为家，抑或，也以航迹为履历。

在离舰前的最后一段航程里，我又一次伫立在舰艇。顺着航迹隐没的方向放眼望去，海天之间那条细线闪着金灿灿的光芒。其实，从作战的角度讲，尾流正是舰艇的软肋之一。因为很多鱼雷攻击舰艇时，给它提供引导的正是螺旋桨推动海水奔涌而形成的尾流。此时，我却有一个感受，那磅礴的尾流明明就是一柄寒光闪闪的长剑，在辽阔海面上亮出了勇敢和无畏。

离开时，我再次来到驾驶室，想和老同学告个别，却没能遇见他。在驾驶室外的甲板上，我看到海面不知何时升起一道彩虹，把航道装点得溢满青春的光彩。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在秋天

■ 宗德宏

我歌唱秋天 是因为秋天充盈、美丽 舒爽、芬芳，秋天的色彩 随处可见 从大江南北，到长城内外 从梦里故乡，到海岛村寨 鲜艳、明亮，深受人们喜爱

那一朵朵花的初绽或盛开 各有特点，千姿百态 盛世的光芒 照耀着每一个角落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风帆升起，征程万里 我亲爱的祖国啊 我，怎能不心潮澎湃

秋风拂过，几多感慨里 有我割舍不下的情怀 从我心上 流淌的每一条河，都以清澈为歌 我愿意穷尽全部美好的词语 朗诵中国

鸟儿飞上枝头，远山发出了召唤 峰峦之上，那些洁白的云朵 在我们仰望的视野

优雅地飘来飘去，似诗如画的景色 这里有爱的漩涡 有草上虫鸣，有湖中荷的婀娜

相信阳光的力量，相信星空灿烂 相信所有的期待 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我向鲜红的旗帜昂首 在秋天，秋风、秋雨，将以秋天的名义 洋溢丰厚

站在塞罕坝点将台

■ 王贺文

站在塞罕坝点将台，眺望远方 一望，二望，三望 也望不到林海的边际 但是我却望见了，当年 走在最前列的那369名上坝勇士 他们都还不满24岁

站在塞罕坝点将台 我看见了当年身穿绿军装的队伍 他们向战而生，是永不下岗的哨兵 在大雪纷飞中，与飞沙短兵相接 他们把勇敢与坚毅 斜背在身上，就像在战场上 斜背子弹带一样

站在塞罕坝点将台 虽说看见的是望不到边的树林 但是在我眼中 它们是一支支绿色的队伍 作为一名老兵

我以祖国绿色屏障的名义 流下泪水

井冈军号

■ 吴传玖

不用问 这把军号 就是毛委员朱老总 带上山的那把军号 会师的那一天 这把军号吹响了整个井冈山 会师的队伍战旗猎猎

握紧军号的那只手 是一名红军战士的手 军号历经战火硝烟 呈现明亮清澈的古铜色

九十五年过去了 井冈军号依然号声嘹亮 屹立在井冈山上 以一种刚劲挺拔所向披靡的姿态

井冈军号 红军的军号 井冈军号 八路军 新四军的军号 井冈军号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号 军号声声 军号嘹亮 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峻岭多白云（中国画）

姜鸿泰作